潍美风光

淹子岭今昔

◎王庆德/文　王者岭/图

淹子岭位于临朐嵩山西，海拔876米。岭上有村，亦名淹子岭。晨鸡一鸣闻四县[1]，是山东省第一高村。

淹子，一说为水流之漩涡处；另一说，水涯曰淹（见《集韵·琰韵》）。这里山涯水流涔涔，岭下之池常年不涸，故名淹子。名来有自，故以之名岭，以之名村。

过去，淹子岭山高地僻，去之不易。上岭的山径斗折蛇曲，路侧多悬崖峭壁。急转处，窥不见那边的路径，须三击石崖，待那侧无应再过，否则狭路相逢，只得各各退回。若挑担上下，担子务必放外侧一肩。担子颤颤悠悠，一旦悠到崖上，回弹力大，如果把持不住，可顺势将担子撂下悬崖，而人则无虞。故深壑下常见折损的扁担、箩筐，而极少殃及行人。生在艰难之地，屈己以适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淹子岭归五井公社所辖。这天，公社党委书记去淹子岭，爬到半腰，累了，也饿了，坐在坡上，取出窝窝头想啃几口，仓促间放置不稳，两个窝窝头全都滚了下去，踪影不见。无奈，爬到岭上，走进村党支部书记家，吆喝道："老国，我的窝窝头让山猫叼去了，中午得吃你的饭！"

这里先人立村时，在岭上栽了几株红枫，以作纪念。每到春节，全村人都到红枫树下遥望故里，怀念祖宗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搞村村通，淹子岭通了公路。我乘车上了淹子岭。那是土路，车辆驶过，尘土飞扬。五六个孩子在村头看车。我与局长打趣道：一车红尘娃娃笑，无人知是局长来。一行三人，仰视流水的山崖，俯瞰了崖下的淹子。水有半池，壁著青苔，闪着绿绿的亮。是这泓水立了村，让一方人生生不息。红枫没想象得那样高大伟岸。老乡告诉我，那老的没了，这些是在原址上后栽的。我有点遗憾，却又一转念，这里本来并无红枫，立村时栽了，也便有了。新陈代谢，物之常理。可喜的是新树茁壮，洋溢着生机。

前年夏，应约到了淹子岭下的小黄谷村。朋友说，你过去上淹子岭都是白天，如今夜景很美，还是住下看看。晚饭后，灯光亮起，山路盘曲弯环，岭之上下灯光闪耀，如繁星散落。车在柏油路上盘桓而上，仰望俯视，群山苍苍，万木茫茫，正疑惑是行在路上还是翔在空中，车驶上岭顶。岭上有度假村，然无证件不准入。我称赞了门卫的忠于职守，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，听万壑松涛，观满天星光。造化怡神，虽不能举北斗而狂饮高歌，却凭风极目，胸襟大开。

五六年前，我在早市上买菜，见半车蜜桃，个大色鲜。我老家是青州蜜桃的产地，蜜桃勾起了乡情。上前一问，他道是临朐嵩山，距淹子岭不远。一尝，味道不错，买了十斤。他告诉我，这里蜜桃已成规模，那三月的桃花堪称盛景。

昨天在微信上看到桃花已开，今正逢三月初三日，午后直达嵩山之右，淹子岭东。放眼望去，岭之上下，坡之前后，犹如红霞覆地，紫云浮天。"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"说的正是这种意境。

郑板桥说潍县"隔岸桃花三十里"，我生也晚，未曾得见，眼前的景色，以"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，齐向此地倾胭脂"喻之，实不为过。

沿山径上下，穿陌上阡头，看蜂飞蝶舞，闻馥郁馨香，堪作画中游也！

走进桃园，树冠如盖，枝干健壮，朵朵怒放。而梯田层叠，桃株如列，鳞次而上，氤氲缭绕，与彩霞融在了一起。岭脚脊薄处，挖穴植桃，一穴一株，磊磊大石间，花开灿烂。红桃白石，相映相得，这是立体的《"梅"石图》，自得天趣。

过大小两黄谷，车上淹子岭。就见桃花里绽出了片片金黄。山坡、地堰，以至岩石之隙，丛丛连翘争相开放。红黄相间，高低参差，一岭锦绣。入度假村，小径幽幽，栈道蜿蜒，一排排房车静静地立在那里。山下的杏花已退残红，而这里开得正盛。那桃蕾还朱唇未启，密密地缀在枝条上。再去看淹子。山崖上依旧涔涔，崖下依然半池碧水。老乡告诉我，1870年淄川桃峪村兄弟二人迁此定居，一个半世纪过去，享过安然之福，也吃过封闭之苦，一路走到今天。我问眼下如何，他擦擦手上的土，要了一支笔，一页纸，坐在地堰上写了一首诗，腼腆地笑着递给了我。诗不长，照录于下：

村曰龙泉无非凡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
龙潭倒挂中天日，虎峰围绕半空烟[2]。
莫到远山看佳境，此地风光赛名山。

在诗人眼里，这算不上什么诗，而我却觉得还是可以称道的。它出自一个农民之手，放下镢把就写，直抒胸臆，洋溢着自豪。

我把这页诗笺叠好，收进了衣兜，伫立村头，凝视这红瓦粉墙的小山村，不无感慨。

时代发展，淹子岭变了。

注：[1]四县：潍坊市临朐县、青州市，淄博市淄川区、沂源县。

[2]虎峰：淹子岭南之山峰。

守望乡愁

雨　思

◎李学军

雨，滴滴答答地下个不停，落在院子里的花草上，发出"啪啪啪"的响声；风，一阵阵，忽大忽小，吹得花草树木摇摇晃晃，花丛中满是落下的花瓣；院墙外、槐树下，片片槐花随风飘荡，夹杂着雨水飘然而下，在地上打着卷，蜷缩在树底下。

窗外的雨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房檐"哗哗"落下。雨，越下越大，院子里的雨水越积越多。大颗的雨滴落到院子里打起水泡，慢慢地淡开，一圈圈，荡起一片水韵。

好大的雨啊！

邻居奶奶穿着雨衣，拄着拐棍，颤颤巍巍地在雨中蹒跚。心，忽然一紧。身体本能地往窗前靠了靠。只见奶奶那小脚被雨水淹没，她，一直往前走。走到墙边的出水口，弯下腰，不停摸索。旁边老花狗不住地叫，前爪不停地在地上乱抓。奶奶走到哪儿，老花狗就跟到哪儿。奶奶家的出水口堵了。老狗心疼主人，叫声和乱抓表明了它对主人的爱。

奶奶弯着腰顺着墙边不停地摸索，在墙角处找到了出水口，老狗见状，两只前爪不停地乱抓，不一会儿，水打着旋开始流动，通了。奶奶直起腰用长满皱纹的瘦手温柔地抚摸老花狗的头，那动作，就像母亲抚摸怀中的宝宝那样轻柔；那眼神，满是喜爱。

我站在窗边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心，暖暖的。奶奶，老狗，不是同类，却比同类更贴心，更温暖。这一幕，让我想起了奶奶。

小时候，经常见奶奶坐在院子里乘凉，花猫小花和老狗喜子，一边一个陪在奶奶左右。经常听到奶奶一个人自言自语，不，是和小花对话，和喜子谈心。它们是奶奶的"孩子"。奶奶吃啥，都给它们一口。不管到哪儿，它俩仿佛是奶奶的贴身护卫，不离左右。我们都说奶奶出门带"保镖"，奶奶自己也说它俩比保镖更贴心。

记得，也是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，狂风夹着暴雨，肆意张狂地洒向大地，来得突然。天空树叶乱飞，草木狂舞。

喜子忽然跑来"汪汪"大叫，我意识到奶奶出事了。急忙跟着喜子跑，喜子跑得比我快，一边跑，一边回头叫，我理解是嫌我跑得慢了。狂风夹着雨打在我身上、脸上。逆风，我睁不开眼，喜子嘶叫着在我前面引路。

当我赶到奶奶家，看到奶奶那双小脚正站在一个凳子上，和风搏斗，那个后窗，奶奶怎么都关不上。小花两只前爪紧紧地抓住凳子的一根腿，仰着头，瞪着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奶奶，嘴里发出"喵喵"的叫声。

等我把门窗关紧，所有东西收拾好，奶奶才问我："你怎么来了，下这么大雨？"当我说喜子叫我来的，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嘴里不住地念叨："这小东西可灵了，比人都聪明，心里啥都知道，就是不会说话。"

有时候我们担心奶奶，奶奶说不怕，喜子和小花啥都知道。是的，它俩啥都知道，和奶奶相互陪伴，配合默契，不离不弃。

奶奶离去，喜子几天没吃东西，趴在奶奶屋门口，发出悲凉地哀嚎，就像失去娘的孩子一样哭得撕心裂肺；小花跳到窗台上、房梁上，到处乱窜，不住地叫，两眼不再放光，而是流着眼泪。我们都懂，它是在找奶奶。喜子、小花都留在我家，直至终老。从此，我们不再养狗、养猫。看到它们，会想起奶奶。

人，总有一种情感，不肆意，也不张扬，可只要被某一个熟悉的场景唤醒，便止不住地热泪盈眶。

雨，一直在下；眼泪，也悄悄地流。我，又想奶奶了……

光影潍坊

摄　影：巩建国

拍摄地点：北辰绿洲湿地公园

十笏园

家乡母亲河

◎苏良进

家乡有条河叫汶河，是潍河的支流，一年四季河水清澈透底、流水淙淙，泛着白色的浪花。时光，却像这流水一样匆匆而去，脚步一刻不停；人，也渐渐变老。家乡的小河陪伴我从小长大，储存着我童年的幸福的时光，童年美好的影子挥之不去，总是萦绕在脑海边。

我小时候村子正东边，河的两岸生长着茂密的树林，河床大约有四百多米宽，河水自南向北流淌着。向南大约一里多路，是一片金黄色的沙滩，沙子细腻柔软，赤脚走在上面，仿佛有人在给按摩，特别舒服。

初春，暖意融融的阳光驱走了冬天的寒意。每到周末我就挎起菜篮子和小伙伴们去河边树林里挖野菜，一边挖野菜，一边尽情地玩耍、嬉戏。树林里有各种各样的野菜，大部分叫不出名字，最爱挖的野菜是苦菜和荠菜，挖回去洗干净蘸酱吃，特别美味可口。"五一"前夕，树林里的槐花盛开，一串串洁白的槐花挂在枝头随风飘荡，树林里芬芳四溢。我和伙伴们找来一根长杆子，在杆头绑上铁钩，不一会儿工夫，槐花就塞满了菜篮子。回家之后，母亲把槐花从枝条上撸下来，洗干净，撒上一层白面，搓揉一会儿，然后用铁锅给我们蒸槐花吃，吃在嘴里，感觉甜甜的，我特别喜欢。

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，河边的野菜开出美丽的鲜花，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。家乡的那条河就是童年的乐园，我最喜欢那夏天的河。炎炎夏日，河水成为人们游泳纳凉的好去处。10岁左右我就学会了游泳，夏天时，每天约上小伙伴去河里游泳。那个时代河边的孩子人人都是"浪里白条"，水性特别好，到现在，我一鼓作气都能游一千多米，这离不开童年的游泳基础。

一个夏天的晚上，村子里放了一部外国电影，名字叫《出水芙蓉》，讲了国家女子跳水队员的故事。第二天我就和小伙伴们来到河边，岸边生长着一排婀娜多姿的垂柳，柳枝犹如美女的秀发轻盈飘逸地垂在河面上。有棵柳树的树干就像跳台一样倾斜到河面上，河水不深不浅，正适合跳水。于是，我和小伙伴们就模仿着电影里跳水队员的动作练习跳水。

几番风雨过后，河水猛增，水不再那么清澈，鱼儿却成群畅游在河里。汶河盛产鲤鱼、草鱼、白鲢和黑鱼等，河虾也比较多。河里最多的是鲢鱼，我们叫它"撅嘴鲢"，重量多在一两左右，大一点的半斤多。夏天的晚上，走在河边，凉风习习。用手电筒向河边水面一照，成群的小鱼浮在水面，这时候用准备好的抄网一会儿就能捞一盘子鱼。带回家后，蘸上玉米面，在油锅里炸一下，吃起来又香又甜。直到现在，还能在老家的饭店里吃到汶河的小鲢鱼和炸河虾。河虾的腿比海虾的腿长，因为是野生的，比一般的虾更好吃。

河边的树林里长着各种树木，有粗大的垂柳、挺拔的白杨、笔直的槐树和各种果树等。秋天一到，苹果树、核桃树、柿子树等果树都已果实累累，挂满枝头，花果飘香。深秋时节，秋霜把树叶都染成了金黄色，一阵秋风过后，金黄色的树叶在空中纷纷飘舞。农历十月，地下就铺了一层厚厚的树叶，走在上面软绵绵的。

小时候的冬天格外寒冷也特别漫长，经常大雪纷飞，河流冰冻三尺，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。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冰面上滑冰，那时候不用滑冰鞋，穿着布鞋助跑两步就可以滑出几米远，冰面很滑，一不小心还会滑倒在冰面上。冬季，最好看的风景莫过于河边的柳树，下过大雪之后，第二天天气转晴，中午阳光照在树上，暖意融融。挂在柳枝上的雪开始融化，水滴顺着柳枝往下滴，到了傍晚，空气变冷，柳枝上的雪水凝结成冰。隔天清晨，柳树变得晶莹剔透、银装素裹。

如今，家乡的那条河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变了。在村子东南方的河面上修筑了一条拦河坝，是用塑胶做成的。塑胶坝的下游水草茂盛，群鸟翱翔，成为一块湿地，钓鱼人也络绎不绝；塑胶坝的上游，河水已经很深，河面宽广，水波粼粼、碧波荡漾，成群的野鸭在河面上嬉戏。而蓄起来的河水调配到城里，造福黎民百姓。

回老家的时候，我总是抽空到河边走走。家乡的小河，有我童年玩伴的记忆，有父母永远沉睡着的和我深深眷恋着的那片土地。

鸢都之韵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欣读新著感咏二题

◎高立基

《寿人静园》蕴正能
——读刘树亮先生诗书画影选集

华夏潍州文蕴硕，静园刘氏添薪火。
诗书画影飨筵席，纸贵洛阳一任索。

钩深致远四十年
——贺《我是潍报人》一书出版

报章刊启四十年，北海家山尽笑颜。
退隐逸人途路寄，钩深致远诉缘源。

"八一"建军节诗寄

◎郭顺敏

军号朝夕枕上听，同频脚步踏歌行。
戎装宽大纯一色，布帽正中红五星。
义养根苗归素朴，天成诗胆爱光明。
生涯纵化闲来笔，尽是浓浓未了情。

"八一"感怀

◎辛永金

自别军营忆昔年，梦魂依旧守疆边。
如今念远成常事，总觉情深似涌泉。

夏日登山寻幽

◎刘汉泽

只身沉浸绿葱茏，凉爽宜人莫问风。
虽是繁花无处觅，可知深竹不时逢。
凭衿一望掬清气，寄意千寻入碧空。
飘荡长云犹白练，眼前泛拂韵何穷。

父亲的肄业证书

◎矫发

父亲的珍藏里，有一张发黄的油印肄业证书，落款时间是1961年7月24日，单位是济南第二机床厂技工学校，而朱红印章则是济南第二机床厂工人技术学校。时间过去了63年，手捧证书，86岁的父亲依然难掩激动。

彼时父亲还在人山人海、热火朝天的峡山水库工地上。1958年初冬，峡山水库动工修建，水库受益的昌邑、安丘、高密、潍县等地动员组织十万民工参战，年轻的父亲成为其中的一员。父亲在后勤当差，才有机会出发到县城。

1959年底，济南第二机床厂技工学校到高密城招生，学制两年，最诱人的条件是毕业包分配。适逢父亲去城里出差，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上午到招生处报名，下午参加考试，没想到竟被录取了。

父亲考取的学校为济南第二机床厂技工学校，是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准的技工学校，有车、刨、钳、电四个工种，规模500人，1955年更名为济南第二机床厂工人技术学校，这也是肄业证上学校名称的落款和印章不一致的原因。该校现为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技工学校，被授予"国家高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"和"山东省金蓝领培训基地"等荣誉。

证书上写着父亲"在本校学习电工一年半"。我搜索到，该校"1960年分两批招生，2月招收第一批，8月招收第二批，共招收500名……因农村户口下放，1962年毕业生211名。"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推断，父亲是1960年2月招收的那批学生；1962年只毕业了211人，1961年该校下放农村户口289人，父亲成为其中一员，从此与城市户口失之交臂。

父亲肄业后，一直没有离开过生他养他的故土。他在生产队干过记工员，当过会计；人民公社当过村办企业销售员、村办企业会计，也干过广播站管理员、公社报道组通讯员，写的稿子多次在县广播站播放，也上过《大众日报》农村版，他创作的戏剧多次参加县、市文艺调演并获过奖。农村承包责任制后，他承包了村南的棉花田和村东的十八亩粮田，也为县科技局、农业局等部门搞过良种试验田，被195厂柴油机的摇把砸伤过。有一年，他从拉麦子的地排车上摔下来，当时没有大碍，几十年后却造成椎间管狭窄，行走困难。

那么多的崎岖坎坷，风暴雨寒，父亲坚强笃定地走过来了。和穷则思变的乡邻们一样，他用勤劳的双手，改变着居住环境，翻盖了旧屋，又盖了一排新房。每盖一排房子，东挪西借，备料求人，精打细算，父亲都要脱掉"一层皮"。

2020年清明，村庄整体拆迁，父亲搬到了罗府新城，成了"城里人"，终于圆了60年前的城市梦。

在历史洪流里，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，但个人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。父辈们尽管只有肄业证，但是他们在社会这所大学校、大熔炉里毕业了。因为年龄的沉淀，大风大浪的历练，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体验，父辈们更加明白生活的意义。